

現代文學叢刊

三 四 郎

夏目漱石著
崔萬秋譯

中華書局印行

標商冊註



現代文學叢刊

三 四 郎

夏目漱石著
崔萬秋譯

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二十九日十一月再版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八四三號

現代文學叢刊三四郎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國幣一元六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原著者

夏目漱石

譯者

崔萬秋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
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 昆明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

中華書局



夏目漱石像

譯者序

三四郎是夏目漱石的三部作之一。其餘兩部爲其後及門。

在這三部作中，漱石把人生的三個時期分開來觀察。

第一個是青年時期，以這部三四郎代表之。

第二個是中年時期，以其後代表之。

第三個是行將入於老年時期而尙未至老年時期的一階段，以門代表之。

我們通讀這三部作，便可看出漱石對於人生的觀察。而第二部其後痛切的寫出個人與社會之不能調和的苦悶，尤爲傑作中之傑作。

三四郎的唯一長處是注重個性描寫。漱石在各作中都注重個性描寫的，而尤以三四郎一作爲最。

三四郎以一鄉僻的九州青年，從熊本高等學校畢業到東京入帝國大學文科。正所謂「鄉人進城」所聞所見無一不新奇稀罕。尤其是他所常往來的那幾

位先生，都多少有些與衆不同的怪脾氣。第一那位廣田先生便是落落寡合，而那位神出鬼沒的與次郎，尤爲令三四郎所不解。但三四郎到東京後的運命，大半却爲這位與次郎所支配。

三四郎與與次郎之性格正相反，廣田先生與野野宮先生之相似而又實異，美禰子小姐之絕頂聰明與芳子小姐之若瑟實慧，在漱石筆下，無一不神色活現。我愛讀三四郎，這種個性描寫的巧妙，實也是一個原因。

關於漱石的生平及藝術觀，我在真美善書店出版的草枕譯序上，曾詳細地說過。現在節錄數段如下。

『夏目先生是日本近代——明治大正間——第一流作家。名金之助。漱石是他的號。生於慶應三年（西曆一八六五，清咸豐四年。）正月五日，卒於大正五年（西曆一九一六，中華民國五年）十二月九日，享年五十。

『漱石生於二女三男之後，幼時並沒能享受到雙親之特別的慈愛。生來不久，便寄養於他家，不久又送於他家爲養子。漱石歸故家之時年七歲。復籍時年二

十二歲。是年七月卒業於第一高等中學校預科。升於本科。

『正岡子規是日本近代的大俳句家，他於培養「作家夏目漱石」之上，是必不可缺的人物。照春秋流的筆法，如無正岡子規，竟也許沒有夏目漱石。漱石之得識正岡，正在此時。

『漱石自大學畢業，即赴松山中學爲教員。哥兒一作，即取材於松山中學校。

從松山到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爲教授，時明治二十九年也。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奉命赴英倫留學。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自倫敦返日，辭五高教授而入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大爲講師。漱石留學期間正岡子規亡故，子規所辦之俳諧雜誌子規，即由漱石接辦，而使其一躍登文壇之傑作，我是貓即陸續發表於子規之上，時明治三十八年也。三十九年四月發表哥兒於子規，同年九月發表草枕於新小說，而其反自然主義之旗幟乃大張。明治四十年四月辭一高與帝大講師而爲朝日新聞之文藝記者，其文學生活，乃因以確定。三部作三四郎、其後、門及其他行人、道草各篇均連載於朝日新聞。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逝世。時最後之傑作明暗，只發表到第百八十八回而中斷，作家及讀者，均引爲最大之憾事也。

「漱石的生平，大致如此，而其學養之豐富，實爲可驚。既對於中文有極深的根柢，對於禪學又有極厚的修養，既深得日本之短詩俳句的三昧，又掇得西洋文學——尤其是英國文學——的精英，所以他的作品，是句句言之有物，同時又語語意趣橫生。」

漱石的軼事甚多，未亡人夏目鏡子口述松岡讓筆記的漱石之追憶，乃最好的史料。

我以曾譯草枕的關係，得與漱石長女筆子之婿松岡讓氏交爲朋友，今年暑假遊東京，蒙他在宅設宴相待，又蒙他引導至九日會得以晤未亡人鏡子夫人，聽到了各書上所未道及的軼事。九日會是漱石家族及弟子紀念漱石逝於十二月九日而設的會合，每月九日夜間，齊集於漱石生前所住的早稻田南町七號夏目邸，並且在漱石的書齋內，追談漱石的生前。我去的那一晚，因應東京朝日新聞之請，未亡人談「漱石與女子。」

漱石的初戀是外務省某局長之女，因在井上病院看眼病，該女每日引一眼

睛不自由的老嫗入院看病，漱石愛其慈祥。至於該女之美麗，自然是不待說的。但此初戀，並無結果。

漱石愛長身細腰的舊式美人，在帝大當講師時，甚喜帝大教授大塚氏之夫人。

漱石在朝日新聞社爲文藝部長時，愛一油店之主婦，不待說是單相思。此事爲兒輩所聞，曾當面嘲笑，漱石正色訓斥兒輩道，『不得胡說。從那家油店前走時，是要行禮的。』至今傳爲話柄。

此書於去年暑假在杭州開始繙譯，直至今年九月一日（暑假將告終的時節）纔譯完，整整有一年之久。不過這一年是我國多難之秋，所以個人的生活，也難以安定，在東三省事變與上海砲聲中，不能安心，也沒有閑心做這種工作，是待言的。

此書一部分譯於杭州，一部分譯於上海。一部分譯於東京，而其他則譯於廣島。這一年來我的生活之不安定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不安定中譯出來的書，或者難免

有一種不安的氣分浮現在書中，這只有請求讀者的批評與指教了。

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崔萬秋記

三四郎

一

朦朦朧朧地睜眼一看，女人和鄰座的老頭兒說起話來了。這位老頭兒確是從前兩站上車的鄉下老。三四郎記得當快開車時，他奇聲怪調地喊着跑進來，突然把上衣脫得精光，露出滿背的灸痕。直到老頭兒把汗擦乾，穿上上衣，坐在女人的鄰座時，他還很注意地看着呢。

女人是從京都上車的同伴。她一上車，三四郎便注目了。第一是顏色黑。三四郎從九州轉乘山陽線，漸漸走近京都、大阪時，女人的顏色漸漸白起來，無形中感到一種離故鄉漸遠的輕愁。因此，這女人一走進車室來，不知怎的，我便覺得好像得了一個異性的伴侶似的。這女人的顏色實在是九州顏色。

和三輪田的阿光是同樣的顏色。在離故鄉以前，阿光是惹人麻煩的女子。離開她覺得很高興。但就目前的情形看來，阿光那樣的人，也並不壞。

但就顏面而論，這女人高明得多。嘴唇小小的，眼睛很明亮，額頭也不像阿光那樣寬大。不知怎的，生得很令人歡喜。因此，三四郎每隔五分鐘，必擡頭看她一眼。兩人的視線常常相觸。當老頭兒坐到女人的鄰座時，尤使我注意，而盡量地將那女人的樣子看了許久。那時女人嫣然一笑，說了聲請坐，便讓位子給他。又待了一會兒，三四郎疲困了，便睡起來。

看樣子是當他睡熟的時候，女人和老頭兒混熟了，便攀談起來。睜開了眼的三四郎默默地聽着兩人的談話。女人說起這樣的話來——

兒童玩具，京都到底比廣島要價廉而物美。因有事在京都下車，順便到銷藥師旁邊，買了玩具來。出來好久了，這次回鄉得見小孩子，甚是歡喜。但因丈夫的匯款中斷，不得已而回娘家去，所以很憂愁。男人曾在吳地住得很久，當個海軍的工人，直到戰爭的時候方到旅順去的。戰爭終了後曾回來一次。不久，說是那邊有財發，便又到大連工作去了。起初既有音信，每月的錢也毫無差錯地寄來，總還算好；但從這半年以前，音信金錢全無消息。好在他爲人還不荒唐，大概不要緊，但每天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，在確知男人安否之前，只有回到娘家去等候着。

看樣子老頭兒既不曉得銷藥師，對於玩具也沒有興味，所以起初只管唯唯稱是，直到她說到旅順的事以後，他才突然動了同情之感，說那真太可憐了。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在戰時被拉去當兵，終於死在戰地。究竟爲甚麼要戰爭，簡直令人莫名其妙。戰後要有點好處還罷，然而自己寶貴的兒子被殺，物價反而昂貴起來，真沒有比這個再冤枉的了。世界太平時無所謂出門做工的事。這都是戰爭之賜。不過老實說信心最要緊。他一定是平安無事地在做事。再等待一下，一定會回來的。——老頭兒這樣說着，一再地安慰着她。已而車停，向女子說了一聲『多多保重』很矍鑠地下車去了。

跟着老頭兒下車的有三四人，而進來乘車者只有一位。原來就不甚擁擠的客車，這一來突然寂寥起來了。或許是因爲日暮的關係罷。站上的夫役踏在車頂上，把已經點着了的洋燈從上邊插進來。三四郎突然想起來了似的把在前站買來的飯盒拿出來吃。

車開約有兩分鐘，那位女子挺然起立從三四郎旁邊走過，到車室外去了。女子的腰帶之顏色此時方入三四郎之目。三四郎嘴裏啣着煮熟的鮎魚頭，目送女

人的後影，一面想她大概是到廁所去，一面忙着吃飯。

女子不多時回來了。這次看見正面了。三四郎的飯也快吃完了。低着頭一切不顧地把筷子插進去，噉了兩三口，但女子好像還沒回到原來的座位上。心中這樣付着，悄悄瞅去，她仍正而立着。可是等三四郎剛一擡頭看時，女子也就動起來了。只是從三四郎旁邊走過到了自己應歸之座位的稍前便扭過身體，把頭伸向窗外，一聲不響地眺望外面的風景。強風吹來，鬢絲零亂，此情此景，一一映在三四郎的眼裏。此時三四郎把盛飯的空盒子用力地拋出窗外。女子的窗和三四郎的窗是相隔一個座位的緊鄰。看見逆風拋去的盒蓋很快地被風吹回時，三四郎覺得做事太粗魯了，不由得看了看女子的臉。真不湊巧，女子的臉當時適在車窗之外。但女子安靜地把頭縮回來，用更紗的手帕丁寧地拂拭額角。三四郎以爲無論如何，總得賠個不是纔好。

『對不起。』他說。

女子只答了一句『沒有什麼。』還在拂拭面孔。三四郎沒有法子只得沉默起來。女子也不再說什麼。並且又把頭伸出窗外了。三四位乘客都在暗澹的洋燈

了。下睡眠惺忪的。沒有一個人說話。只有火車發出淒涼的聲音走着。三四郎閉住眼

過了一會，聽見女子的聲音：『名古屋快到了麼？』擡頭一看，不知甚麼時候

她已經在對面坐下，彎着腰把臉靠近三四郎旁邊。三四郎吃了一驚。

『是罷。』口裏雖這樣說，但自己是初次往東京去，一點也弄不清楚。

『像這樣子，怕要誤點罷？』

『怕要誤點呢。』

『你也到名古屋下車麼？』

『是的，要下車。』

這火車是到名古屋便停住的。會話頗爲平凡。只是女子坐在三四郎的對面而已。暫時又只聽見火車的聲音。

到下站火車停時，女子好容易說出到名古屋時請三四郎費心領她到旅館去。說是一個人不好意思，再三懇託。三四郎也覺得這話有道理。但又不想痛痛快快地應承。因爲是向不認識的女子所以頗爲躊躇了一陣，但又沒有斷然拒絕的

勇氣，所以含含混混地答應着。不久火車到了名古屋。

大的行李是打行李票直運新橋，所以不必擔心。三四郎只拿着手提包和雨傘出了剪票處。頭上戴着高等學校的夏帽。但爲表示已經畢業了，把徽章摘了去。晝間看來，只有那裏顏色很新。女子隨後跟了來。三四郎對於這帽子稍爲有些不好意思。但她已跟了來，所以也沒有法子。在女子看來，這帽子只是一頂平常的破帽子而已。

九點半應該到的火車，誤點四十分，所以到時已十點多了。但因係暑天，所以街上還和傍晚時一般熱鬧。客棧也有兩三家橫在面前。只是在三四郎想來，都未免太闊綽了些。於是從點着電燈的三層樓前滿不在乎地過去，信步徜徉。因爲人地生疏，到那裏去纔好，不待說是不曉得的。只往暗處走而已。女子甚麼話也不說，只跟在後面。比較冷清的小巷角口的第二家，掛着「客棧」的牌子。這是與三四郎及那女子很相稱的骯髒的牌子。三四郎回過頭來，和女子商量了一聲：『怎麼樣？』女子說：『很好。』所以便拿定主意一直進去了。本來在門口想聲明兩人不是一家的，但你來了——請進來——茶房領路——梅字四號——接連不斷地